



◎ 诗词歌赋



吉祥迎冬至 花开岁如诗

时序轮替,冬至踏雪而来。

元代文人吴澄编著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:“冬至,十一月中。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。”古人认为,冬至是天地间阴气最盛、阳气初生的转折点。

吉祥迎冬至,花开岁如诗。看年华落幕、时光染寒,此时节,在冬夜里期待新岁、春节甚至春天的到来,曾牵动诸多文人墨客的心扉。或表达盼春之情,或诠释缱绻的思乡之情,或追忆往昔,皆成诗篇,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。

唐代诗人杜甫《小至》一诗广为人知,描绘冬至前后的时令变化,读起来颇有韵味。诗曰: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刺绣五纹添弱线,吹葭六琯动浮灰。岸容待腊将舒柳,山意冲寒欲放梅。云物不殊乡国异,教儿且覆掌中杯。”

诗的开篇,诗人以咏叹笔调点明“阳生春来”,紧扣诗题,同时给人以紧迫感:时间飞逝,转眼又是冬去春来。最精彩的是中间四句,诗人不仅用刺绣添线、葭管飞灰进一步点明时令的变化,还用河边柳树即将泛绿、山上梅花冲寒欲放,生动地写出了冬天里孕育着春天的景象。其中,在“岸容待腊将舒柳,山意冲寒欲放梅”二句中,诗人用柳叶“将舒”承接前文的“容”字,使人产生柳叶如眉的联想,以梅花“欲放”承接前文的“意”字,给人以梅若有情的感觉,富有动感,蕴含着生命的张力,表达对春回大地涌动蓬勃生机的期盼和渴望。

白居易曾写过一首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,寥寥四句,简单明了,刻画了诗人身在异地过节的孤独感。诗曰:“邯郸驿里逢冬至,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全诗通过细腻的描绘,将诗人在冬至之夜的思乡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,读之令游子动容。

“拜庆朝金殿,欢娱列绮筵。万邦歌有道,谁敢动征边。”唐代诗人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冬至十一月中》,短短几句,便表达出了冬至这天人们载歌载舞、开筵相庆的热闹场景,也反映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期盼。

“寒谷春生,熏叶气、玉筒吹谷。新阳后、便占新岁,吉云清穆。”虽是寒冬季节,山谷里却早已萌生了春意,蕙草初生新叶的香气就像袅袅的笛音若有若无地在山谷里弥漫开来。明日太阳升起后,就是新的一年了,那必将是丽日祥云、天气清和的好年景。宋代诗人范成大的《满江红·冬至》,开篇以寒谷中蕙草新叶萌生散发香气,仿佛玉筒吹奏出的乐音在谷中回荡,描绘出冬至时虽寒犹春的独特景象,暗示着阳气已在暗中萌动,寒冬即将过去,春天即将到来,寓意着时节的轮回与更新。

冬至已至,一年将去。此时虽然天寒地冻,可寒冷存在的意义,或许正是为了促使人们努力找到更温暖的事物,比如希望——在最寒冷的冬日里悄然萌芽,等待着春天的温暖绽放。如同那些永不言弃的人儿,披一肩风雪,向春和景明奋进,越是寒冷,越要活得热气腾腾。(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)

古人如何过冬至?

古人最早的时间观念,与日、月两大自然标识有关,冬至便是先民观察天时的最早发现之一。西周将一年分为冬至、春分、夏至、秋分四个节点,此后据此推算其他节气,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,对应24节气。《尚书·洛诰》说:周公“朝至于洛师”,对洛阳周边实地考察后,通过“土圭测景”选定洛邑基址。“土圭测景”目的是寻找中国地理中心,要义是“树八尺之表,夏至日,景长尺有五寸;冬至日,景长一丈三尺五寸”(即竖起高为8尺的标杆,在夏至日观测,中午的日影是1.5尺,冬至日中午的日影是13.5尺)。按周公“土圭测影”所定天下之中,西周人详细规划了灭商后的第一座国家都城。于是,周朝便把经土圭法测得的一年中“日影”最长的一天“冬至”标示为太阳新生、太阳往返运动进入新的循环,所以古人把冬至看作“大吉之日”。周朝还把经土圭法测得一年中“日影”最长的一天,作为新年开始的日子。

冬至过节,源于汉代。《汉书》不仅有“冬至阳气起,君道长,故贺”的记载,《汉书·武帝纪》还说,汉武帝在冬至这天,“立泰畤于甘泉”,早上拜日、晚上拜月。《后汉书·志·礼仪》中明确交代,汉代全国已放“冬至假三天”。至魏晋南北朝,“冬至”演变为区域性节日,老百姓用“绣日长一线”及“献履贡袜”等方式庆贺“冬”。明张岱《夜航船》卷一“冬”篇谓:“魏晋官中女工刺绣,以线揆日长短,冬至后比常添一线之功。故曰日长一线。”曹植《冬至献袜履颂表》云:“伏见旧仪,国家冬至,献履贡袜,所以迎福践长。”表明冬至献袜履为的是“迎福践长”,冬至穿上新鞋袜,踩踏日影上,纳受阳气,便可迎福除秽。

到唐朝,冬至的地位提升至春节一样的高度,《唐六典》“吏部郎中”条云:“元正日、冬至日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。”当日,朝廷举办盛大宴会,文人墨客诗会冬至更空前,纷纷写诗作词颂阳气回升,杜甫的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”,让人在寒冬感到温暖,白居易的“邯郸驿里逢冬至,抱膝灯前影伴身”,使人体会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唐末诗人韩偓的“阴冰莫向河源塞,阳气今从地底回”,叫人看到春天来临。

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宋代,便将冬至开发成“消费节”“狂欢节”。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十谓:“十一月冬至。京师最重此节,虽至贫者,一年之间,积累假借,至此日更易新衣,备办饮食,享祀先祖。官放关扑,庆贺往来,一如年节。”偏于一隅的南宋更是将冬至做成“馄饨节”。宋词中的“冬至”要么“一阳萌生从此日”,要么“阴伏阳升淑气回”,要么“一点青阳,早梅初识春风面”,普通百姓除穿新衣、享美食、祭祀先人等,还传唱《数九歌》。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还专门写下《冬至日作》:“似闻钱重薪炭轻,今年九九不难数。”

明清时期的冬至,京津地区的民间流行贴绘“九九消寒图”。明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二“城东内外”条载:“日冬至,画素梅一枝,为瓣八十有一,日染一瓣,瓣尽而九九出,则春深矣,曰九九消寒图。”清富察敦崇史料笔记《燕京岁时记》还介绍了《消寒图》具体涂法:“上阴下晴雪当中,左风右雨要分清,八十一全点尽,春回大地草青青。”

古人认为,冬至是阴阳二气变化的关键节点,当日阴气虽处于最高值,却也是阳气萌生之始,正所谓“不贺其盛而贺其发端者,古人月恒日升之义也”。在最寒冷季节营造新期待的心境,进而带来一种共同的感受,阳生春来,温暖的阳光终会普照大地。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